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發行
每册二分國內一元寄五十期國外寄三十期

中國青年

第九十九期

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
評胡適之的『新花樣』
反帝國主義運動中的廣州青年
民族國際與民族解放
怎樣安置妻子

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

明志

國民革命是中國現在一致的要求，階級鬥爭是事實的存在，先認清此兩點，然後才有下文。

周佛海君的「國民革命中之階級問題」（孤軍三卷二期）一文，在孤軍派的論壇中，是比較可觀的文字，因爲他不曾爲國民革命四字一致的要求，便抹殺了階級鬥爭事實的存在，只可惜他後來的推論錯了。

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是否衝突呢？國民革命若說是指全中國國民應「一致的」對外打倒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列強）與對內推翻軍閥；在這一致的革命進行中，自覺得不應有階級鬥爭。 然而消滅階級鬥爭以成全國民革命做得到否？要階級鬥爭消滅，除非先建設沒有階級的共產社會，有一日階級，便有一日階級鬥爭。

周君謂階級鬥爭暫時的緩和，是可能的，歐美各國，尤其是美國，因爲社會政策設施的結果，勞資鬥爭在相對的意義上，已經緩和，便假令周先生的話是不錯的，請問在這種亂七八糟的中國，政府則工會條例已遷延三四月尚未頒布，資產階級又都是獻媚洋人，勾結軍閥；那裏有一線希望可以施行社會政策呢？ 既决無行社會政策之可能，如何還夢想緩和階級鬥爭是可能的事？

周君以爲「現在無論鬥爭的當事者或局外人，都應促成各階級的份子的民族自覺，以禦外侮，促他們的國民自覺，以制軍閥，暫時可不促成他們各階級的自覺。 把民衆的注意，

都集中到民族問題，民治問題，他們的民族觀念和民治觀念就會濃厚，而階級觀念就會比較淡薄，階級意識既淡薄，階級鬥爭也就可以緩和了。」這是周君想以壓制階級意識，緩和階級鬥爭的意見。周君以為中國的階級鬥爭尚是局部的，經濟的及無意識的初期，而不知道現在已是逐漸到全體的，政治的，有意識的過渡時期了。而且階級意識的淡薄，只能使工人在鬥爭中沒有階級的聯合與協助，以處處受制於資本家，決不能減少鬥爭，因為事實上利害總是衝突，勞資兩階級雖欲不鬥爭而不可能。而且我們亦不忍坐看中國的勞動階級食不充腹，衣不蔽體的為資本家作馬牛，而同時又責他們很奮力的去救國，做打倒帝國主義與推翻軍閥的工作。至中國勞動階級，對於外人工廠的反抗，其性質更不僅為階級的，亦含有民族的意義；壓制階級意識這個方法，更是不當採用。

有一點周君很看得清楚，就是國民革命的主力軍是農工階級，可惜他推論到此就回了頭，沒有更進一步。農工階級既是主力軍，則我們的方法，最要是以大多數的猛進的農工階級實力強迫資產階級，監督資產階級，拖着他們一致走向國民革命的途上，而且不容他們不一致的走向國民革命的途上；至於國民革命以外的階級鬥爭，正是發展農民階級勢力的，讓他們去鬥爭好了。五卅事變時上海的罷市，不是工人學生的強迫嗎？開市而後的經濟絕交，不亦是工人學生的監督嗎？

評胡適之的『新花樣』（續）

求實

現在我們且放下上面所說的，來研究一下胡適之所提出的『新花樣』。

胡適之的所謂『新花樣』便是『閉門讀書』；他的理由，就是歷年武人政府的命令佈告中所說的『學生不應干預政治』！青年學生之必須參加民衆運動（便是他們所謂的『干預政治』），我們在上面已經說得很清楚；胡適之的理由既不能成立，所謂『新花樣』當然只有送到『胡適文存』裏塡篇幅去。現在我們姑且退若干步，就所謂『新花樣』的本身來研究一下。

第一，胡適之說，『救國千萬事，何一不當爲』？誠然的，中國殘陋不堪，百廢待舉：我們聽見南洋烟草公司說，『吃國貨香煙便可救國』；商業儲蓄銀行說，『儲金便可救國』；化學博士說，『提倡化學便可救國』；文學家說，『提倡文藝便可救國』……。可是，我們應該注意的，中國的國勢已經到了極危殆的地步，猶如根基已不穩固的一棟破舊房屋將要傾塌一樣，不是點斧碎修葺所能挽救的，而須根本改造。中國的病，目前不可亂投藥，而只須一劑最有效的聖藥來醫治：這劑聖藥便是組織民衆起來從事革命。倘使現在說，『救國千萬事，何一不當爲』，這簡直是幫助軍閥和帝國主義者來分散民衆革命的勢力。

便是照胡適之說的罷，『認清了你「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方向，努力求發展，這便是你對國家應盡的責任』。我不知道胡適之所說的『力』是什麼；在現社會中，有錢才能生活，說到『力』應該最先注意『經濟的能力』。我在此地應該很明白地告訴大家，我們不知道接到了若干封信，（有許多曾經在本刊上發表過），都是從許多有志的青年們寄來的，他們都是有志於這個，有志於那個，然而『經濟的能力』不容許他們去向那個方向『努力求發展』。即令胡適之所說的，眞正是青年對於國家應盡的責任，我便應該代表青年

們發明：對不住，我們青年實在沒有力氣盡這個責任！

其次，胡適之說，『在學生時代的青年應該充分地利用學校的環境與設備，來把自己鑄造成個東西』。我們都是學生，我們都深知道，現在中國的學校有些甚麼設備，是一個怎樣的環境！人口四萬萬以上的中國，每年教育費不過五六百萬元，當全國總收入百分之一。五不足，當所付內外債款三十分之一，所付軍費四十分之一。所謂教員教授，不是市儈，便是書蠹，不是奪權爭利，便是釣譽沽名，不識世界潮流，不懂社會需要。在這種環境之下，能夠鑄造成個什麼『東西』呵！胡適之似乎把現在的學校當作了萬能的上帝所主宰的天堂，他學着牧師一樣地向青年們說教；可是，現在的青年們都是身居在這『天堂』裏的，他們都知道這『天堂』是怎樣的一個東西，用不着胡適之的『說教』，他們都切身感覺到，現在的學校不能把他們鑄造成一個怎樣『有用的東西』！

復次，更退一步說，假設青年們的經濟能力和學校的設備與環境，都足以使他們安心求學，他們便能完成所謂『救國事業的預備工夫』麼？請看呀！年來國內外大學專門畢業的博士學士總不算少呀，然而作官發財的總有他們，真正謀解放人民於壓迫之下的革命隊伍中，絕少見他們的蹤影！他們不僅不為被壓迫的人民謀解放，反爾幫助軍閥和帝國主義者來剝削，來壓迫人民！我們只看，上而外交大員，各部總長，下而顧問參謀，行走員司，旁及稅關監督，洋行經理買辦，更加以名流學者，教授講師，——呵！誰謂中國無人才，只是可惜他們不會作過絲毫救國事業呵！他們只是使國家更危殆，人民更痛苦呵！我們只就一例來說，胡適之過去的境遇，總算充分地能夠使他完成他的『救國事業的預備工夫』

，胡適之自己或者還想着他是在從事救國事業哩，然而——然而，我眞不好怎樣說，我只能重複地寫一遍——「胡適之離開了文學革命的隊伍以後，便逃進了「整理國故之宮」；隨着又「努力」於「好人政府」的創造，主張「各省會議」，爲軍閥官僚張目，更大唱其「中國脫離了帝國主義的侵略」的論調，替帝國主義者文過；不久，北京廢宮裏一般淸室忠臣們所演之「叩玉闕，請聖安」的把戲中，居然有了胡適之的聲影，反對馮軍驅逐溥儀，也有胡適之在那兒叫喝；上半年，段祺瑞恩賓了胡適之一個御用善後會議代表的頭銜，他也欣然承諾了；最近有意無意爲卑劣的章士釗張目的一舉所謂大學教授中，又沒有跑脫一個胡適之」！痛心呵！　胡適之作的好『救國事業』！　我們可以斷定，這一類先生們愈努力，中國便愈亡得快！　他們還在那兒想拖我們青年和他們一路下水哩！　可惡呵！

從上面，我們可以看出，國家的情勢不容一般靑年安心求學，經濟的能力亦不能使他們安心求學；而且無論學校環境的好壞，都不能把靑年鑄造成功一個怎樣有用的東西。　所謂『有用』是相對的，是有時間性和空間性的；中國今天所需要的『有用』的東西，是眞能『到民間去』，宣傳民衆，組織民衆，並能領導民衆的革命者。　革命者只有在革命活動中才能鑄造成功的。　胡適之所說的辦法果能作到，能夠使一部分靑年『不愧是個學生』，這我們也相信；可是至多『不愧是個學生』罷了！　誰也不否認胡適之在學校時『不愧是個學生』，然而在今天，離了學校以後，胡適之究竟不能是一個『革命者』呵！　『閉門造車』，是一個婦孺皆知的笨舉，胡適之却還在那兒假裝呆漢來大加提倡！　此地我們應該特別指斥的，是胡適之利用靑年的虛榮心，拿『孫中山』、『大文豪』、『大哲學家』來誘惑靑年！

哥德和費希特的那種態度，我不願有所置詞；若拿孫中山先生來說，則胡適之完全說了相反的話。　我們知道，孫中山的偉大，決不僅在於他的好學；比孫中山先生更肯讀書的人，當然儘有，然而他們都只能成爲書蠹，決不能成爲偉大的革命家！　孫中山先生的偉大完全在於另一點——孫中山先生是一個最能實行的革命家，他在學校裏的時候便已進行革命宣傳與組織的活動，他在四十餘年中，不曾有一刻忘掉『幹』之一字；我們今天要青年們，特別是青年學生們，學孫中山的，正在他的這種『幹』的精神！

最後，還有幾點，我們覺得是應該特別提出來說明的。

胡適之把民八的『五四』，與今年的『五卅』事件，認爲是『最有價值』的『學潮』，我們實不敢同意。　『五四』與『五卅』，都是國際帝國主義對中國民族壓迫掠奪過甚所引起的反抗運動，這種反抗運動，是以要求民族獨立解放，脫離帝國主義壓迫爲中心的政治運動。　倘若但只是如胡適之所說的『學潮』，則在『五四』運動中，決不會有『收回青島』，『否認二十一條』，『懲辦曹章陸』的要求；在『五卅』運動中，亦不會有『打倒帝國主義及媚外軍閥』，『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口號，因爲這些口號，都是在政治運動中纔適用的。　胡適之對於這麼大的政治運動，公然視爲『學潮』，似乎比梁啓超視『五卅』事件爲法律問題，還更荒謬一點！

復次，承胡適之不棄，對於學生之參加『五四』運動與『五卅』運動，加以『爛漫天眞』，『不顧利害』，『無所爲而爲』的獎語，青年們實在尤其不敢拜領。　實在，我們應該了解，學生參加『五四』運動與『五卅』運動，幷不『天眞爛漫』，實在是帶有充分的對於

帝國主義的『反叛性』；絕非『不顧利害』的盲目舉動，乃是惟恐全國民衆之不能團結，不能堅持，惟恐中國民衆之反帝國主義運動，因媚外軍閥之壓迫與摧殘而遂銷沉，惟恐帝國主義之不早一滅亡而使中國不能得着解放……統而言之，他們是『很顧利害』的！ 他們無論是參加『五四』運動或『五卅』運動，絕非『無所爲而爲』的，乃是不堪帝國主義之壓迫，爲求自身解放與求民族解放計，『有所爲而爲』的！

胡適之對於上海郵局，商務，中華之罷工，北京學生之驅逐章楊，廣州蔣介石之打反革命派，不勝其唏噓浩歎，認爲是愛國運動的『變症』，更是荒謬！ 上海郵局，商務，中華工人之罷工，乃是中國工人在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增加了階級鬥爭的力量與覺悟，並同時進行對中國資產階級之鬥爭。 這是因工人的階級地位使然，在事實上無法避免的；並且中國工人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力量，必須在不斷的階級鬥爭的實際經驗中，纔能得着發展，故決不能認爲這是中國工人愛國運動的『變症』。 北京學生之驅逐章楊，亦是因章楊壓迫女師大學生，同時向愛國運動的學生羣衆示威所引起的自衛的奮鬥，而决不是北京學生發了瘋，要故意與老虎週刊的主筆爲難。 至於廣州此次事變，純然是革命派與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反革命派之鬥爭，『共產與反共產』顯然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造謠與誣蔑，不料胡適之也竟公然向研究系報紙及帝國主義者的探狗學舌！

此外，我們覺得最應該指斥的，便是胡適之利用學生會的通告來淆亂黑白！ 胡適之對於全國學生總會與北京學生聯合會之通告繼續上課，一面仍繼續進行愛國運動，認爲是『差強人意的事』和『可喜的消息』；並且爲他們加一械語，叫學生都回到自修室裏去。 這眞

是最該排斥的言論！　我們很明白的懂得：全國學生會與北京學生聯合會之所謂繼續上課，乃是集中我們的群衆，鞏固我們的組織，以準備與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軍閥作不斷的長期鬥爭；絕對不是主張我們同學停止作愛國運動，而講甚麼易卜生的『真正的個人主義』，或到研究室中去研究一種『絕不關係時局的學問』，抑或去『建立一個精神的文明』！

反帝國主義運動中的廣州青年（續）

先聲

第四、教會學生的活動　廣州教會的學生，素來自成一社會，各種運動都很少出來參加。　但這次反帝大運動，他們却很熱烈地起來參加。　在六月廿三日沙基案發生那天的大示威運動，如嶺南、培正、培英、聖心等校學生都列隊到場，而且隊伍甚爲整肅。　嶺南學生隊因爲適當帝國主義的砲綫，故結果死學生一人，教員一人，傷數人。　因此，愈激起學生的憤氣，所以也一齊衝破基督教育的網膜，紛紛起來組織救國會，大呼打倒帝國主義。嶺南的學生教職員，更提出「改造嶺南」的口號，成立一個委員會。　同時，基督教青年會也舉行各種公開的救國演講。　這實在算是廣州教會學生參加反帝國主義運動的第一次。　是，他們的主張始終是表現出一種懦弱心理，他們主張「單獨對英」，特別要「除開美國」，亦難保不受了美國教會的利用。

第五、香港學生罷課經過及其活動　香港學生起來舉行大罷課以反抗帝國主義，確是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　香港學生罷課運動，與香港工人罷工運動同時開始。　事前由廣州各界聯合會，（後改爲對外協會）派人去接洽，經過幾度的秘密會議，結果組織了一個香港

學生聯合會。學生運動的指揮機關成立，反帝國主義的大罷課也就開始了。首先發動的是皇仁書院，及後聖保羅，香港大學預科，漢文師範等都一齊的總罷課。罷課後，一般活動學生，因為受香港政府底監視，故先後回廣州者約百人，香港學聯會亦遷回廣州。他們很盡力於宣傳工作，到各地的演講隊特別受人歡迎。他們與罷工工人更結成一種密切的關係，在一次「香港工學聯歡大會」上，很可看出他們確是有覺悟的學生。他們另有一個組織，就是香港青年社。這個青年社，差不多是黑暗沉沉的香港一盞青年的明燈，最近的將來，也許就會成為香港青年運動的中心團體。該社從前止有少數的學生，現在罷課罷工的青年工人學生，都紛紛加入。眼看這一支已經操練過的青年再回到香港時，香港的青年運動將別開生面。我們就在此預祝罷！

第六、廣州學生軍講習所與國民黨宣傳員養成所　這兩個機關，性質及主辦者雖有不同，而現所收容的都是青年學生。學生軍講習所，是學生提議倡辦的，所長是廣大校長兼任，有學生二百餘人，各學校都有，十星期畢業，全用軍事教育，學科術科均有，教官由黨軍軍官兼任，開辦以來尚有成績，惟缺乏政治訓練。宣傳員養成所是國民黨宣傳部辦的，專以養成國民革命的宣傳人材為主，現有學生約百人，六個月畢業，畢業後派往各縣黨部工作，除學課外，兼授軍事教育。此尤為廣州學生運動中武裝準備與宣傳訓練的兩個重要部分。

（三）革命的青年軍人

在滿佈着全中國許多反革命的軍閥的軍隊當中，我們可以找着一支旗幟鮮明真正為民衆

利益而革命的軍隊，這就是廣州「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旗幟下的青年學生軍。 廣州的國民革命軍雖有許多，而眞正能夠明瞭「爲什麽要革命」與「怎樣去革命」的，還要推這一部分的青年學生軍——尤其是黃埔軍校的學生。

黃埔的學生軍，是青年軍人聯合會的主幹。 他的革命精神與勇敢作戰，在打東江，驅楊劉，兩次戰爭中已經完全表現出來，不容我們代爲宣傳。 他有一個最與普通軍隊不同的地方，就是到處受民衆的歡迎，高唱起「工農兵大聯合」的口號。 但他們因爲確是能夠實行國民革命，一戰再戰把帝國主義的工具陳炯明，楊希閔，劉震寰都打倒了，所以最受帝國主義的仇視。 因此，在沙基慘案中，帝國主義的槍砲亦特別針對他們，結果死得最多。在一時氣憤之下，他們確是想對帝國主義宣戰了，但他們却很曉得在民衆勢力沒有大團結之先是不能即刻打倒帝國主義的，故他們仍拚命地做宣傳工作，特別注意各軍隊的宣傳。 他們有固定的宣傳隊底組織，圖畫文字各種宣傳，應有盡有。 中山先生在黃埔軍校開學那天演說：「黃埔軍官養成，我的主義奮鬥有人了」！這兩句話，中山先生沉痛言之，黃埔的學生亦可謂眞能爲中山主義而奮鬥！ （關於該校內部教育訓練及組織編制等，非短篇所能述，有機會時另作專篇罷。）

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除黃埔軍校外，尙有湘軍講武堂，粵軍講武堂，鐵甲車隊，衛士隊，飛機隊，黨軍，海軍艦隊等爲的分子加入。 現湘、粵、滇各軍中已逐漸成立該會幹部。 最近該會爲擴大組織計，特派人在北方國民軍開封各處成立華北幹部。 他們爲改善兵士生活，現在更着手組織兵士俱樂部。 青年軍人的運動，從此將有無限的希望！ 新軍人

之遺成，亦全繫這一般青年軍人同志呢！

在此次「反帝」運動中，青年軍人聯合會，湘軍講武堂，鐵甲車隊等各青年軍人團體，俱非常熱烈的作種種宣傳，可惜我現在不能詳述了！

（四）青年農民運動

廣州市區雖沒有青年農民運動，而廣州市郊却已有農民協會底組織，青年農民俱樂部現在亦正在着手倡辦，在各縣農民協會之下，青年農民運動亦有同樣的進行。　在這次「反帝」運動中，除各縣有組織農民有種種運動外，廣州市亦有代表農民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生參加。　該所的學生，大多數是各縣農民的子弟——亦卽是青年農民。　該所已畢業兩屆，共學生百餘人，現第三屆亦有學生百人。　畢業學生多往各縣作農民運動。　在這次「反帝」運動中，這一般青年農民的學生，對宣傳及援助罷工工人亦做了許多工作。　此外有一個我要在這裏提出來說的，就是農民講習所特別招收罷工工人開一個「農民宣傳班」，現有工人數十人，兩星期畢業，派往各縣農村去宣傳。　這又是使工農結成一個密切關係的方法，同時卽是使農民亦起來參加反帝國主義運動，援助罷工工人的必要工作。　這雖屬一般的農民運動，但我們號得參加這種運動的多數是我們青年同志呢！

（五）青年婦女運動

青年婦女運動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廣州的青年婦女，以前總是提首提尾，卽間有出來活動的，亦不免近於太太運動。　自今年三八婦女節「廣東婦女解放協會」成立以來，廣州的婦女運動已漸漸走上革命的軌路——這一次她們很勇敢地叫起「打倒帝國主義」來了！

從前不問政治而想要求女權的「女權運動同盟會」，也出來參加政治運動了。「解放協會」與「女權同盟」，是現在廣州婦女活動的兩個有地位的團體。女權同盟會，帶有一種貴族婦女色彩；解放協會的分子比較是革命的，而且有許多青年女工加入。在這次「反帝」運動中，她們聯合各女子團體，共同組織了一個「婦女救國會」，裏面分為救傷團及募捐團兩部。救傷團是一種救傷學習所，有學生五六十人。募捐團專為援助罷工工人募捐的。其餘各女校學生，都有單獨的進行，在上面學生運動各校的活動方面已有述及，不再說了。

有一件我們要特別說到的，就是粵港罷工工人中有兩百餘女工—多是沙面的女工。婦女解放協會首先到女工中去宣傳，且特別辦了一間平民學校去教育她們。國民黨婦女部也為她們開辦一間半工半讀的女工傳習所。婦女協會平民學校裏的學生多是青年女工，而且很踴躍地加入婦女協會，青年女工運動惟有青年婦女才能夠做，這是我們很好的經驗。

(六)廣州青年的出版界

說到廣州青年的出版品，不由得令人慚愧欲死！真正可以作我們青年領域內[illegible]不然找出，即比較差強人意的亦寥寥無幾。現在我把青年界中比較常見的幾個寫在下面，略加批評：(一)革命軍(黃埔軍校)，(二)中國軍人(青年軍人聯合會)，上兩種專發表政治主張及討論軍隊改造問題，在軍人中頗有信仰；(三)新學生旬刊(新學生社)，討論青年問題及作政治批評，言論是革命的左派，在學生中頗有一部分勢力；(四)學聲旬刊(各種實用學社)，專研究學術，間有精彩處；(五)青年之光(一中青年學社)，討論青年

及政治問題，在中學生出版中可算首屈一指；（六）民權旬刊（民權社），宗旨不定，忽而三民主義，忽而國家主義，尤多盲目的反共產文章，純屬右派的言論；（七）獅聲（廣大幾個學生辦的），應醒獅之聲而出，但國家主義是什麼他們自已都莫明其妙，文章尤多八股式，閱者亦很少；（八）新嶺東（新嶺東社），專討論地方實際問題，頗能得嶺東青年信仰，現巳移回汕頭出版；（九）青年農工（青年農工社），青年農工唯一指導刊物；（十）婦女旬刊（婦女解放協會），婦女中唯一的出版物；（十一）香港學生（香港學聯會）與香港青年（香港青年社），是香港青年僅有的刊物，多發表革命思想文字；以上都是各青年團體自已發行的期刊。　此外尚有在廣州民國日報附刊的：（一）非基督敎旬刊（非基同盟），（二）平民旬刊（平教委員會），（三）文字旬刊（文字社），（四）科學旬刊（科學社），（五）農林（農科學生）等幾種；主持人多是廣大學生，但出版未久卽停刊了。　其他尙有各校的校刊，敎會學校尤多；其次就是各種同鄉會刊，多討論地方問題，間亦有値得注意的，此種刊物甚多，單在廣大學校就有十種之多，不一一詳述。　在此次「反帝」運動中，臨時出版的有：（一）敵愾（廣大救國會），（二）廣州血淚（學聯會），（三）甯死（嶺南大學）等等；此項刊物，純爲反帝國主義的宣傳。

以上，我雖不曾把廣州青年全部的活動描寫出來，但我相信至少巳經有了一個大概。不過我有一個特別聲明，就是對於青年工人運動僅僅說了沖面一部分，其餘各種產業，手工業的青工運動都沒有說到。　末了，我還想說說廣州的平民教育運動，及幾個青年運動的問題，可惜篇幅太長了，改天再說罷。　祝全國青年同志的努力！

民族國際與民族解放 （通信）

代英：　我現在有二個疑問：（一）現在自命爲國民黨正統派的戴季陶，主張甚麼民族國際，他的意義與作用，當然不問皆知；不過我覺得，第三國際實含有民族國際的意義，既是有這種意義，爲甚麼不同農民國際職工國際一樣的標明出來？　在這一點上，我主張第三國際實有組織民族國際的必要。　但我的朋友駁我說：——「主張民族解放不過是我們的手段，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才是我們的目的」。　我對他的理由，完全同意，不過我又發生了一個疑問，就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是否在中國定先須經過民族解放呢？」（二）我這一月中，在軍隊中考查，覺得兵士完全是流氓，不能革命的；此種見解，是否得當？

于忠迪（廣州）

忠迪：　戴季陶的民族革命，誤以被壓迫民族與壓迫民族對舉，其實壓迫者只有帝國主義國家統治階級一部分人，根本無所謂壓迫民族。　我們應聯合被壓迫民族與帝國主義國家的被壓迫階級，組成全世界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若認清無所謂壓迫民族，則專聯合被壓迫民族爲所謂民族國際，實無其必要之理由。　其次，無產階級專政亦只是用以消滅階級，解放全人類的一種手段，我們不可誤認爲我們最後的目的。　至於要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當然先要求民族解放，決無在帝國主義壓廹之下可以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之理。　惟民族解放以後須若干時期始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則視世界與中國無產階級的組織與實力以爲定。　兵士完全是流氓，誠然，所以過信兵士可以革命是不對

的。但你須知所謂流氓，便只是破產而流落的農民手工人或是普通農民手工人的父子兄弟，若我們確然了解革命可以救濟此等農民手工人，或者可以使此等兵士有化爲安居樂業的農民手工人的希望，此等兵士自然仍舊有化爲革命的之可能。

代英

怎樣安置妻子（通訊）

代英：

我是純粹作革命工作的，但我又是一位十九歲的青年，我家中尚有三十二歲的妻，俺已完婚六年了，她在家中過的那種生活，已不是人的生活，又加上她的愛人——我在外游不同家，永不囘家，更形艱堪。現在我想了一個方法，可以救她，（就是要你答覆的事），就是將我的妻叫出來，在我的工作地附近的紗廠裏去作工，一來脫離了萬惡的舊禮教家庭，二來俺夫妻可常見面。你以為可以麼？

文通（濟南）

文通：

倘若你能有把握為她找工做，我贊成你的計畫，我的意思，亦許不僅你夫妻可以常見面，她還可以幫你做女工中的宣傳組織工作呢！不過你要慎重的，切不可使她出來了，反將她的生活繫着你，使你不能像現在專心作革命工作。若是必須要你養活她，而她又不能有益於革命工作，我寧可贊成讓她在你家中過日子。她是過的非人生活，但在革命成功以前，誰亦怕不能救拔他的親愛的人使不過非人生活呢！

代英

洪水半月刊第三期

（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發行）

（報費五分　全年一元郵費二十四分）

今後的覺悟　評胡適之愛國運動與求學　毀滅（詩）　立方主義　秋的晨義（詩）　漆黑一團的出版界　鴞鳥與鳴蟬　寄一（詩）　落花時節（雜記）　植樹節（小說）　彈琴者之歌　舊夢（插圖）

中國青年第三集彙刊已出版（六角）

上海書店發行